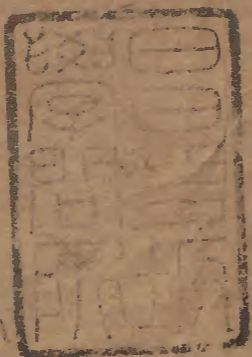


性理精義



漢書門		九 四 三 八	七 一	八 六	冊架函號類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四 三 八	五 九 函	八 六	冊架函號類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8
冊數	8	(5)
函號	299		42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學類一

淺草文庫



小學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
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
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
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
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古

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月銷鑠。更有甚天理。○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止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都從小學中學。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其長也。便止理會窮理致知功夫。而今自小已失。補填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

御覽卷之七

卷七

小學

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精彩。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以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作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作小學

題辭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豪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

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陰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問教小兒以何為先呂氏祖謙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真氏德秀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蹀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吳氏澄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

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混。俗閒教子。

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

總論為學之方

伊川程子始遊太學。試顏子所好何學。論云。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朱子解云。真為本體。靜為未感下文。

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與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

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

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

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

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反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

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
 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
 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
 過半矣。朱子解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
 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
 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
 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
 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
 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

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
 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
 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
 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
 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
 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
 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
 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
 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
 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學者所以復其性也。離乎性以言學。非聖賢之學也。
 二程好學論定性書二篇。備言此意。太極西銘而外。此
 二篇者。乃傳道之微言。
 故取以冠為學之首。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却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繫累則不能廓然大公。無敬以直內之故也。穿鑿則不能物來順應。無義以方外之故也。始言敬。後言無不敬。皆敬之事。始言明理。後言思無邪。皆義之事。此條卽定性書之意。而直指出敬義兩字。尤使學者知所用力之方。故以相附。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真。○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

聽其自適。非所聞也。○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三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未學為已學。人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一作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楊氏時曰。為已之學。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俵俵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胡氏宏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朱子曰。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

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作去。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不會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作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識得路頭。須是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

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若抱纔住。便冷。○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功夫。方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易曰。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豪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

於聖賢之教漸有銖銖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窮理涵養要當並進善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

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豪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成。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

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豪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成。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

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
 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
 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
 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
 本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
 有次第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
 講學。○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為首。致知次
 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

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
 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起此心。莫
 教放散。則心便自明。就此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
 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日將大學來
 讀。便見為學次第。

敬即涵養。蓋上文分言三事。而歸之於
 涵養。須用敬也。非三事之外。又有所謂敬。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
 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接說遷善改過。意正

相類。○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

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故大學之書。雖以格

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作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則敬又在先。從此推去。只管如此。○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

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平日功夫須是作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張氏栻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閒。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彌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求及前人。

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
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
於動靜之間。豪釐之差。審其爲實壞之判。則有以用吾
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
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
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
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
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
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
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
也。

呂氏祖謙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明。涵養多於講說。讀
經多於讀史。功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陳氏淳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本要石
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

之無所疑也。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行不力，則所知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所以提

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矣。

真氏德秀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燮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許氏衡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立志

程子曰。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忽。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謝氏良佐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

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下文引成。颯。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

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發端下手處。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

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作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問爲學功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旣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慮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陸氏九淵白鹿洞講義云。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

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民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惟靜者可以爲學。○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未有不能體道而

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
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
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
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
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
來奪之。今夫鏡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
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
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
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
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
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
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

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

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

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閒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聽聰明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

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謝氏良佐曰敬是常惺惺法○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

如尸也。○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邢寬問如何是主一。尹氏焯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豪髮事。非主一而何。

季氏侗答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

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學者須是培養。今不作培養功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作得此功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學者須於主一上作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功夫。則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作功夫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作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閒節次進步處耳。○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

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德散。○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

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

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子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恰與畏字相似。○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曰。只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止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無此病矣。○大抵心體

通有無。該動靜。故功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作功夫。靜時也作功夫。兩莫相靠。使功夫無間斷。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整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功夫皆自此作。儘有商量。若此心上功夫。則

不待商量。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荅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羞

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

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功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張氏栻曰。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

真氏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

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氏了翁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蹠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學始於不欺暗室。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每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功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功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

是教人戒謹恐懼作存養功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功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則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問涵養功夫。實貫

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功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恐懼戒謹是長長地作。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過險處。便稍加提控。○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遏抑陰

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久之自然成熟。○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問凡入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

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太過然。

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

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機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物欲之私。却來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

張氏九成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

慎其獨也。

黃氏榦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許氏衡曰。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寬政戊午

